

人间情话

彭建新 / 著

■ Renjian Qinghua

—— 彭建新散文随笔选



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人间情话

Renjian Qinghua

彭建新散文随笔选

彭建新 / 著



武汉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间情话:彭建新散文随笔选/彭建新著.

—武汉:武汉出版社,2009.5

ISBN 978—7—5430—4175—2

I. 人… II. 彭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53271 号

著 者:彭建新

责任编辑:廖国放

装帧设计:刘福珊

出 版: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:430015

电 话:(027)85606403 85600625

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zbs@whcbs.com

印 刷: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11.75 字 数:300 千字 插 页:3

版 次: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25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第一辑 孤灯闲笔

- 1.行不更名/5
- 2.董永的运气/7
- 3.鬼的味道/9
- 4.说痴/11
- 5.说醉/14
- 6.最好平常心/16
- 7.寻找距离/18
- 8.表情二题/20
- 9.胳膊自己/22
- 10.客串真好/24
- 11.遥远的桂花/26
- 12.人间天籁是“吭唷”/28
- 13.自言自语/31
——《孕城·代跋》
- 14.他们走来走去/35
——《招魂·代跋》
- 15.尴尬的中年/42
- 16.吃的漫语/44
- 17.七扯八拉说《废都》/46
- 18.人间苦禅/50
- 19.少年人生，自创前途/52
- 20.闲聊食色/54

第二辑 文史横读

- 1.人生长恨水长东/59
- 2.诗情贾谊路/63
- 3.包装左思/66
- 4.非干醉酒，乃因痴/71
- 5.戏说贾南风/75

- 6.戏说江郎/77
- 7.令人欷歔的碎片/80
- 8.地瓜·天一阁/85
- 9.莫怪小人/88
- 10.阅读生命/92
- 11.史秽耶？人秽耶？/96
- 12.在道德广场的边缘行走/99
- 13.多欲，则神鬼来/103
- 14.偶至三希堂/106
- 15.惜乎，惜乎，怪李蟾/108

第三辑 红尘一瞥

- 1.且说李柯/113
- 2.钻出黑艄楼/116
——陈应松印象
- 3.诗人绞湖草/118
- 4.诗人下海记/120
- 5.行者王新民/122
- 6.青春仍写在脸上/125
——与老诗人邹荻帆的一面缘
- 7.远看邓友梅/127
- 8.严阵的情结/129
- 9.仰视制高点/131
- 10.留在山里的牵挂/136
- 11.悲壮的画面 浓郁的诗情/138
——《河祭》印象
- 12.都市一农夫/140



目录

人间情话
——彭建新散文随笔选
Renjian Qinghua



- 13.长歌当哭/142
- 14.发往天国的问候/144
——《发往天国的问候》
——追忆何帆·代跋》
- 15.情浓墨酣春意闹/146
- 16.漫天心香清明雨/149
- 17.访李先盛/152

第四辑 绿色忆念

- 1.苦楝/157
- 2.甜桑/159
- 3.臭艾/162
- 4.香菊/164
- 5.柳枝/167
- 6.槐羹/172
- 7.感谢母亲/175
- 8.母亲,人生之师/177
- 9.看望大哥/179
- 10.绿色的呼唤/181
——致吴天祥
- 11.田野的希望/184
- 12.游子吟/188
——香港回归有感
- 13.梦里故乡行(外一章)/190
- 14.洪山菜薹蝴蝶面/194
- 15.十里荷廊蔡甸香/197
- 16.阳光·土地·人/199
- 17.访钟子期/206
- 18.逝水/212
- 19.百感交集说“汉水”/214
- 20.绿色咏叹(三章)/220

第五辑 山水短笺

- 1.奉节忆/225
- 2.秭归渡/228
- 3.隆中行/232
- 4.情留清江/234
- 5.凌霄,凌霄/237
- 6.又上武当山/239
- 7.流连塔院寺/242
- 8.鄂西吟(二章)/244
- 9.秋水送我过巫峡(三章)/246
- 10.西陵短章(三章)/249
- 11.寂寞的海/251
- 12.姜女庙散记/253
- 13.长城二题/255
- 14.褒国情思/258
- 15.悠悠晴川思禹功/260
- 16.井冈山听竹/265
- 17.也登郁孤台/269
- 18.木兰天池印象/272

第六辑 都市剪影

- 1.打气/277
- 2.麻木/280
- 3.灿烂的伞/282
- 4.京城煎饼摊/285
- 5.民众乐园的沧桑况味/287
- 6.逃遁的道德/293
- 7.摇曳的电石灯/296
- 8.鸟语花香总是春/299
- 9.过早拾零/302
- 10.春溢泰宁街/306
- 11.百步亭的诱惑/308

第七辑 历史碎片

1. 历史和她的影子/314
2. 故园神游/318
3. 铁马冰河入梦来/321
4. 在武侯墓前想入非非/329
5. 由韩信想起嫦娥/331
6. 千分之一馒头/333
7. 五十年前后：梦与噩梦/335
8. 幽幽花园山/339
9. 历史的絮语/341
10. 漂泊的诗魂/343
——屈原如是说

第八辑 青春留痕

1. 维纳斯情话/353
2. 大坝前的思绪/355
3. 致攀登者/357
4. 不尽的潮，不衰的力/358
5. 秋湖之梦/360
6. 珍惜你的季节/362
7. 让我们挑起历史的重担/364
8. 忘不了妈妈的摇篮曲/366
——献给我亲爱的祖国
9. 我们风雨兼程/368



目录

人间情话
——彭建新散文随笔选
Renjian Qinghua

春华秋实

——代序

把自己关了十来天，在二十多年来发表的“豆腐块”中翻拣，似筛选凝固在这些发黄纸页中的情绪，如盘弄从自己身边溜走的时间，心底微澜，是不待言的。及至翻到某些篇什，看到诸如“一块发糕卖几分钱”，还有“粮票”什么的，竟恍如隔世：在眼下无处不在的交易中，早已没有“几分钱”这种货币单位了；如果听到有人嘴里蹦出“几分钱”，他表达的实际意思，绝对是“几角钱”。至于粮票，似乎是很古老的概念了。这不能不让人感慨复感慨：人生何其短也，以短暂之人生，品尝一个时代中大起大落的诸般滋味，不能不说是一大幸事。

不由想起了蚕，想起了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和“作茧自缚”。

李商隐的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，算是褒义，当然，略有些儿伤感；“作茧自缚”是成语，应是贬义，细品，似有些儿叹惋。少年时有过侍弄蚕儿的经历，如今回想起来，这一褒一贬都极不准确且极其主观：春蚕吐完丝，并没有死，那是由虫而蛹由蛹而蛾生命形式的转化，是生命涅槃途中悲壮的小憩。这一过程，作茧是必要的，自缚却未必——与生命的壮美无关的见解，是悲天悯人的孱弱——通往生命更高境界，需有一种自雕自砺的阶段。如果生命没有这种必要的束缚，生命也就失去了弹性，失去了尔后脱颖而出的冲动和快感。

打能够看得懂“字书”起，就有“作文给人看”的幻想。少年时代，偷偷地写诗，每首诗都偷偷地用“华希金”署名；及稍长，拼命地写散文，每篇署名“张迅”——崇拜普希金、鲁迅，反正发表不了，自诩为中国的普希金张扬鲁迅有何不可？及至成年为稻粱谋了，终于混进了文学或与文学有关的圈子，多是为人作嫁，一晃二十余年。没有奢望成什么气候，而只是把自己定在客串的位置上，虽然写了几本书，但最在意的，是这些“豆腐块”——这是心路历程的记录，真实而不可更改，一如这过午的人生。

编完这些文字，走进阳光里，忽然发现，顶上的日头少了冬日的苍白；时有撩人小风，夹带着浓浓的春意，在深秋的脸上揉捏，给人以缠绵的遐想——春华秋实，人生代序；清水黄尘，千年走马，神仙眼里的尘世沧桑，或许本来就是凡人想像出来的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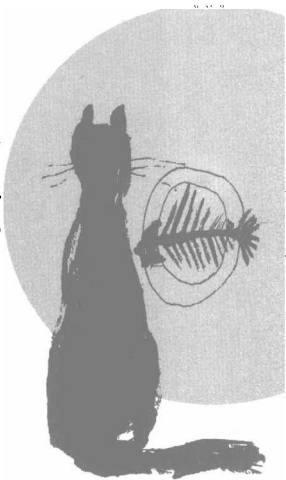
彭建新

2008年3月11日

第一辑

孤灯闲笔

人间情话
renjian qinghua



读武侠小说，见到“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”的话头，就生惭愧。何也？七岁之前，我无名，或者说没有正式的名字。

乡下人，没有正式名字的多啦，苕货荒货痢痢拉眼狗粪二丫头三丫头，想到什么叫什么，随意性很大，从来没有什么挑剔。因此之故，我没有正式的名字，也很正常。当然，没有正式名字并不等



于没有名字。从本质上看，名字也就是记号。世上万物，可以没有名字，但绝对不能没有记号。既没有名字又没有记号，可以等于不存在——这似乎是哲学论争的古老命题之一。可乡下人并不管什么劳什子哲学，只是晓得没有名字可以用记号和其他音节代替就行了。于是，家人和乡邻以排行呼我“老幺”、“彭家老幺”。

1954年报名上学那天，老师索问名字，我答之以“老幺”，且补

充以“彭家老么”。该老师沉吟良久，说，长大建设新中国，就叫彭建新吧。于是就有了名，且一用几十年。一次，偶然翻翻我们这座城市的电话号码簿，发现，用“彭建新”这样三个字做名字的，不下三十个，这还仅仅只是有住宅电话且“登记在簿”的。另外，我还认识两位同姓同名者，我还与其中的一位交换过电话号码——偶尔也想，这些我的同名人，他们的名字，是不是老师给取的？

我记得，给我取名的老师为女性，至于姓什名谁音容笑貌，却被岁月的流水漂得淡而又淡几近于无了——原谅我，老师，不是我无情，是岁月无情。

有那么一段岁月，时兴“卫东”、“文革”一类的名字。那时节，岁月是滚烫的，少年狂豪的花季正易于热血沸腾，趋世奉时争相改名，恰如眼下少女背后背个包样的时髦和正常。我这名字似乎也搭得上当时时髦的边，属于擦边球，不改，说得过去，也就罢了。

时代在发展，社会在进步。该产生的都产生了或正在产生，该淘汰的也淘汰了或正在淘汰。显然，“彭建新”这样的名字，就显得俗了，且有越来越俗的趋势，属于该淘汰之列。但我至今没有改名，也没有改名的打算——当然，我也不用“名字不就是个符号么”来安慰自己，只是想，我本就是个无名的人，好容易有个名了，而且是老师给取的——生我者父母，赐名者老师——“彭建新”，很好么，改之何为？

1998年4月14日

据说，孝感这地名，是因大孝子董永而取的。大孝子单身汉董永后来娶了个有才有貌又有神通的仙女做老婆，真的是运气来了！考究董永的运气，有两点值得我们思索。一是人要出名，千万不要被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的观点所束缚；二是要“挪动”——人挪活，树挪死，这的确是真理。

想想罢，忠厚老实的年轻人董永，穷得家徒四壁，以至老爹死了无棺椁安葬。我泱泱中华，活人可以活受罪，可以没有人去同情，可以没有人去过问，但是，死人没有按一定的规格安葬，死者的后人将被千人万人指戳背脊骨。董永就是在这种特殊的丧葬文化环境里出了名的：没有钱安葬父亲，自卖自身给他人为奴。虽然要当三年长工，虽然很苦，但也算是有口饭吃。待在自家那满室萧然的茅草屋里，只怕连米汤都没得喝的呢。见鬼哟，待在他那个恁什么都有的破房子里头，估计连老鼠都难得碰到一个——老鼠都饿跑了啦！

所以，人还是要出名，人一出名，随么好事都会找上门来。看看，董永就是这样，董永要是不卖身为奴，要是没有出门打工，能碰上有钱有貌有神通的七仙女吗？

不过，话又说回来了，真正凑成董永运气的还不是董永自身，或者说董永的“内因”仅仅只是造成他运气的一部分因素。促成“董永运气”的，还是“七仙女”这个外因起了作用。要说门第高，谁也高不过七仙女：老子是玉皇大帝，老娘是王母娘娘！这样的门第，

除了孙悟空不在乎，恁谁也要巴结的。当然，最主要的还是七仙女好，眼光向下，不怕穷，有追求新奇事物的勇气。如果仅仅只是理解为“春心荡漾”，她的那六个姐姐，也一般有春心，为什么不荡漾呢？

可惜，传说中的董永、七仙女这一对有情人，有情而无缘——百日的夫妻千年的恨，比什么都残酷。造成他们悲剧命运的根源，自然还是门第太过悬殊之故。当今就没有这样的悲剧了：放眼当世，美女如云，七仙女还是有的。可当今的七仙女不会再犯糊涂，心血来潮随便抛弃无与伦比的好环境，嫁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。董永总是有的，当今也不例外。可当今的董永是不是孝子不得而知，但外出打工还很是普遍且愈来愈普遍，他们一般还能实事求是，荷包里有几多银子，就做几大的鸳鸯梦，攀龙附凤的事，大多是不干的。

这就好，这就让世上少了好多悲剧，少了好多为悲剧抹泪的人——只是坏了卖手绢的生意——好在现如今已不时兴手绢，抹什么都统一用卫生纸。

1998年11月11日

从理论上说，世上无有不可以吃的东西。比如，鬼就是可以吃的——当然，志怪典籍上记载的，还是鬼吃人的时候多，但毕竟还是有吃鬼的，比如，钟馗就吃鬼——只是不晓得，鬼的味道如何？

产生这一系列怪想法，缘于手边的这本图文并茂的《俗艺集》——

朴拙的小瓷人“磨喝乐”、泥塑“大阿福”，脱俗的彩塑“仕女”、“惜春作画”，妙趣横生的“东方朔偷桃”……这些作品，想像之精妙，布局之精巧，做工之精致，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叹为观止。

最妙的是泥人张第二代传人的代表作“钟馗嫁妹”。

钟馗本是个如张君瑞样文弱的读书人——很可能比张君瑞更文弱，因为，在《西厢记》里头，张公子毕竟还有跳墙的能力和艳遇，钟馗不仅没有这样能力和好运，与同学杜平一同去赶考，还误入了鬼窟。原本英俊秀朗的小伙子钟馗受鬼戏弄，变成个丑八怪并因此而名落孙山。功名和面孔都被毁了的钟馗实在是受不了，寻了短见。好在他的同学杜平是个有良心的，为钟馗四处鸣冤，结果，感动了皇帝老爹，追认钟馗为“终南山进士”。变丑了的荣誉进士钟馗先生，也就在阴间由读书种子变成个血性汉子，为报恩，把妹妹嫁给了同窗杜平；为报怨，发下个泼天也似的大誓：除尽天下鬼魅！

钟馗其人及其遭遇，多半只是传说，“钟馗嫁妹”却是件意趣非常的艺术品：面如锅底一脸煞气的钟馗，难得地喜气洋洋，放着高头大马不骑，偏跨匹白鼻子驴。最有味道的是由 20 多个鬼组成的送

亲队伍，鸣锣开道的、扛回避肃静牌的、挥棒驱赶行人的，虽然一个赛一个地丑，高矮胖瘦各异，但或狡狴或贪婪或奸诈或凶残，形态性格却无不栩栩如生，让人惊叹似非人间手笔，倒是鬼斧神工。

除了这组艺术品设计制作的精湛之外，还有更耐人寻味的东西——

钟馗本是除鬼的象征，且发有除尽天下鬼魅的毒誓，可这一组大型泥塑里，钟馗先生却带着一大群鬼魅招摇过市！

这到底是幽默呢，还是别的什么呢——咀嚼几遭，似可品出些几人间真趣来。

“钟馗嫁妹”还可以让人瞎想，比如，钟馗的妹妹品貌如何？据说，钟馗在做鬼之前，是很标致的，他的妹子想必也不会差到哪里去——否则，杜平岂不亏了？

可怪得很，民间宁可把不是很相干的秦琼尉迟恭拿来作门神辟邪，也没有劳驾钟馗这个捉鬼的能手鬼魅的克星。是老百姓怀疑他对付鬼魅的本事呢，还是老百姓对钟馗先生没有认同感呢——这应该是个有点意思的问题：钟馗吃鬼，但钟馗是鬼而非人；如果钟馗是人，他还吃鬼或者还敢吃鬼么？

1998年5月1日

(一)

冬日，街隅向阳处，一汉子背墙面阳而踞，眼珠作空朦状，似一日难得转动一次；或扪一粒虱，欣欣然喜有所获，拇指食指捻之弄之，良久，投入黄灿灿复黑黢黢口中，“啪”地一声，溢出满面陶醉。什么宏观微观卿卿我我尔虞我诈人世沧桑皆不入目入耳入脑。尘世间熙来攘往者偶尔驻足，良久，不由叹曰：唉，我们还真不如痴子！

细细品来，这类叹息怜悯多而向往之情寡，故这类痴者出名者少。惟有晋司马衷，在帝苑华林园听见蛤蟆叫，问左右：“此鸣者，为官乎？为私乎？”历史上很有些名气。

其实，司马衷痴则痴矣，但并非痴得出类拔萃，之所以能上史书，完全是其位居龙椅之故。

(二)

报载华夏当世一男子，忽然醉心探险，竟摈弃公职，徒步穿越有“死亡之海”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。归来，形如鬼魅，面赛钟馗，其妻掩面而去，不悔。近闻再度筹资，拟作更骇人探险之举。

此类痴者皆属有所为者，易出名，故古今中外见之于典章传媒者甚众。有痴书、痴棋一类雅痴，亦有痴猫狗零碎乃至蟋蟀毛毛虫一类玩家子。由此推下去，世上万事万物无不可被痴者，且由此可